

缪斯的另一只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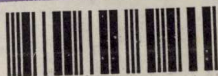
● 高凌风

● 日月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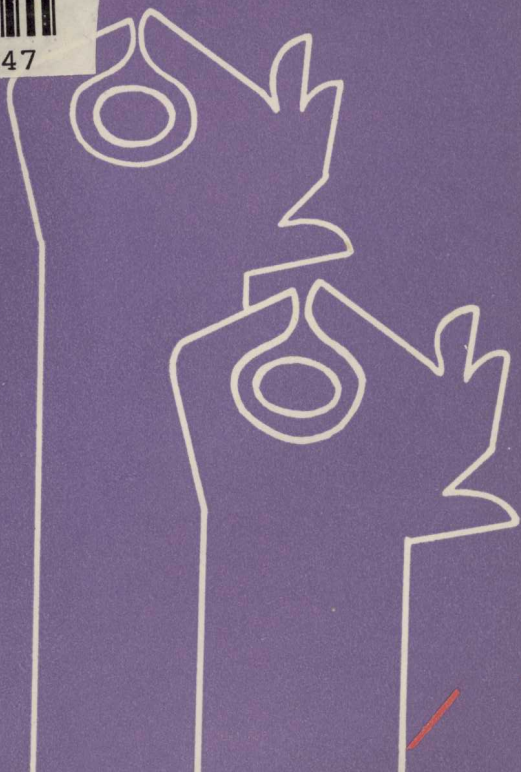
缪斯的另一只手 1008713

I207.22
B262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

20101847



缪斯的另一只手

高凌风 日月兰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市长安路32号邮政编码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铁一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25印张 135千字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ISBN 7—5418—0316—2

I·59 定价: 3.00元

前言

这个夜晚溪水一般清凉，我坐在古城断桥的栏杆上欣赏西斜的落月，心中有股说不出的飘然。仗着青春，感觉了多少年，回首处，全是茫茫巫山云。把头收回，闭上眼睛，静默一会儿，待身下的石栏空了，再看世界……便出现了第三只手，也是缪斯的，玫瑰为伍，剑一般地闪着寒光，晕着浅浅的红。

许是岁月趟得浅了，我们都不曾捕捉得很多。大海一个劲地喧哗，许多珠贝被掀到了海天深处，沙滩银亮地燃烧着，焦灼如茶，我们将那面深红的帆扬起，联手摇起了双桨，在白鹭的歌声中，向真理之湾进发……

因为年轻和勇敢，还因为智慧和博识，凌风吾弟从心理流之源——蓝色的多瑙河，游向哲学的红海，并对东方古典的石舫和西域诺亚方舟进行了文化比较，无论是缪斯的故事编织，还是女神桂冠的珠宝措置，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番清亮的透视和剖析，堪称锋芒。

本人老大无成，写了多年的诗，小巷深深，不胜孤独，常和自己的灵魂对峙不休，古人远矣，后来者如云，惟同行客甚稀！悲凉之余，我还是看到了荷马的背影……而我实在拙于某种表达。说三道四，评头论足，全是醉翁之意！本心只在策励和警醒自己，不敢寄望藉此唤醒身外的一些什么。更多的时候本人是在面对某种镜子思味生死夹缝中的缪斯及其出路。

或许真有那样一只手能将四面楚歌中的女神拯救上岸，以脱离无边的苦闷和茫然。我们试图觅之，似曾触摸之际，我们深知愿望很美但力量单薄。

正如航海者和巷中旅人，凌风和我便是一个游在宽阔的海域，一个走在幽深的小巷。凌风似在广泛而饶有兴致地探寻一些什么，我则是在踽踽而痛苦地执着于某种文化曲径的穿越。我们一个着眼于广度，一个本意于深度。航海者的视野除了歌唱的人鱼之外，还有狰狞的礁石；巷中旅人穿行在阴郁的曲径，丁香和雪槐只能加深痛苦的浓度。尽管这样，航海者还是游得自如而无邪，巷中旅人则走得辛酸而多致。

我们都是苦行僧，因为风格的问题，各自撑起了颜色不同的伞，殊途同归。

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。如果不慎扭曲了真理，就象太阳一样宽恕我们吧！活着，本来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赎罪的机会。

我们都是一群迷路的孩子。春天在深处理着，悲剧不写在脸上，想说话时，总感到口渴。

水，那被缪斯呼唤了几千年的圣灵之水，那被人类生生世世寻找不休的济生之水，究竟在哪儿啊！

我们在光明和黑暗中交替寻找，目光被缪斯五彩的足迹牵引着；我们在洒满神曲的湖面上行走，一边哭泣，一边歌唱……

星火点点，恍惚地域，恍惚天堂。

日月兰

1991.6.27于西大

目 录

高凌风评论选

- 诗词的禅宗意识..... (3)
- 道教对唐诗的影响..... (12)
- 丽人如花 柔情似水
- 谈李后主笔下的女性..... (20)
- 血泪掺和的人生画面
- 李清照诗词的艺术特色..... (25)
- 现代与传统的遗传因子..... (35)
- “玩诗”琐谈..... (44)
- 艺术的追求臻于死亡的虔诚
- 从诗人自杀现象谈起..... (49)
- 挖掘不朽的诗魂
- 李瑛：在1990年的诗历上..... (59)
- 历史的回音壁
- 重读张志民的长诗《梦的自白》..... (68)
- 生命的轨迹
- 读赵本夫的小说《酒辙》..... (74)

在困惑中摸索

- 新时期文学思潮漫评…………… (82)

阳光下的孤独

- 贾平凹文章读后随笔…………… (90)

“灵魂的深”沉思

- 司汤达《红与黑》创作心理分析…………… (97)

日月兰诗评选

- 浅议诗域四境……………(111)
- 两种方式：人和世界的存在与行为
- 读叶延滨组诗《感谢生活》……………(120)
- 雪花·黑精灵·红精灵
- 王辽生诗歌艺术探微……………(129)
- 变色生死图和忧患的太阳……………(139)
- 现代主义诗歌的三种语言方式……………(144)
- “向死而在”与皈依本真
- 从席晓静的长诗《家园》谈起……………(149)
- 痛苦与爱同在
- 评海祭的诗集《放牧青春》……………(154)
- 滴血的青春伤逝情结
- 谈海祭的散文诗集《祭祀青春》……………(161)
- 水穷处：岁月在无声地蠕动
- 浅议新诗走向……………(169)
- 太阳村女娲如是说……………(173)
- 关于我的组诗《太阳村》……………(181)
- 《恶之花》的死亡本能及其审美……………(185)

高凌风评论选

高奏凯风并燕

诗词的禅宗意识

禅宗，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全部修习故名。又因为它自称是传佛心所认可的内容，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，所以又称佛心宗。

以世俗化宗教为标帜的禅宗，从产生以来影响遍及社会所有阶层、直到近代也没有中断过。

禅宗无疑是一种比较复杂而特殊的文化模式，形式上是一种神秘主义，思想基础却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，它培养了独特的文化人格特征，这种独有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形成的“沉淀”，给古典诗词开拓了独到的审美意境。

禅宗意识在诗词艺术上的不朽价值，较多地体现为科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深化与提高。不过，发人深思的还有另一现象：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，反倒要求助于禅宗。因此，海德格尔认同东方禅意的流风遗韵，竟在今日的西方掀起了神秘的禅宗热，唐代三流诗人寒山的诗也被当作禅诗的经典之作。

明朝知空和尚评陈佐才诗说：“今山僧与居士评诗，居士与山僧谈禅，何耶？自古诗情半个禅，以诗为禅、以禅为诗，无可无不可也。”禅与诗在唐以后过从甚密，互相影响，互为补充，两者都需要内在的感受和体验，都注重启示和象喻。追求一种言外之意，强调一种幽远的境界。元好问

《赠嵩山隼诗者学诗》中说：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。”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，在他们的诗词中表达禅理和禅趣，神僧也通过与文人酬唱，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。

唐宋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黄庭坚、苏轼等诗人的作品表现出受禅熏陶的痕迹，许多诗歌抒发了一种恬淡无欲、脱俗出世、清闲幽居的感情。

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兴禅师为友：“十年座下，俯从受教”，并受神会之请写了《元祖能禅师碑铭》。其名作《终南别业》云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如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而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这首诗以自在安闲的口吻表现了作者与大自然、与山中野老亲切交流的情景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表现的是随遇而安、寄兴自然、不起世虑的超然意境。这一意境出自禅宗“任性”、“无驻”之旨。

他的《鹿柴》诗云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；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《鸟鸣涧》诗云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；日出惊山鸟，时鸣深涧中。”也都描绘了难以言说的意境。这种意境只有通过禅的体验才能加以表现，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获得。

苏轼说：王维的诗，诗中有画。即通过禅学修养，把空山寂林的别一种情趣表现得深远高洁，韵味无穷。

苏东坡的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中的“空蒙”也具有这种意象。不过，苏诗写雨，王诗写夜；夜山之空蒙比雨山之空蒙更浓郁。“月出惊山鸟”，这句中的“惊”字非常传神。缓缓升起的月亮好象一下子冒出了山头，连鸟儿也吓得扑楞

着翅膀在春涧中鸣叫。月亮升起来之后，一切又归入寂静。

虽然王维的诗没有“一切又归入寂静”这个意思。只写到：“时鸣春涧中”，见好就收。从整首诗来看，王维的妙笔在于他略去了微静微动、亦静亦动、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之外的一切笔墨。

与此类似，柳宗元《江雪》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；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一诗也充满了画意。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；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同样是幅极妙的写意画。它们虽然没有直接谈禅，但在笔墨之中或笔墨之外深寓禅意，意象丰富，境界高远。真正达到“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，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，并非天地性情精神相合矣。”

此外，也有直接以禅入诗的，往往缺乏意境和情趣。

受社会环境影响和后期禅宗思想熏陶，唐宋时期，琴棋书画，轻歌曼舞与参禅悟道已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两个侧面。他们既不放弃世俗的物质享受，又要追求高雅、清幽的精神乐趣。通过参禅生活，丰富了诗词的题材和意境，寄托了作者对世事变幻、人生苦痛的感受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。

清人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云：作山水诗者，以人所心得，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，而潜会默悟，凝神于无联之字，研虑于非想之天，以心体天地之心，以穷造化之变。在诗词创作中达到此境，就取得了自由，自由是对规律性的认识、掌握和运用。

“暂借好诗消永夜，每逢佳处辄参禅。”在苏轼看

来，好诗应当于禅宗联系在一起，其原因是意境和相互沟通。并在《海棠》一诗中体现出来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这里有一种空蒙柔和的美。夜阑更深，睡意朦胧；皓月转过回廊，海棠似乎也倦倦欲睡，点着红烛，照耀花朵；花本无睡，这里却说“欲睡”；人已瞌睡，偏要燃烛。这里更突出时间，深夜的人那种劳顿、花那种迷蒙，包含了禅的意趣和境界。

他的《赤壁赋》由于引入禅的意境，显得自然、朴实、幽远。他的《题西林壁》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；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首诗把宇宙人生融为一体，耐人寻味，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禅的深刻体悟。

黄庭坚于哲宗元祐年间住黄龙山，“与晦堂和尚游，而与死心新老、灵源清老，尤为方外契。”（《罗湖野录》）晦堂祖心，死心清老，灵源均为黄龙派著名禅师。后来以黄为首的江西诗派不用陈词滥调，喜欢从佛经、语录中寻觅典故，形成独特风格。南渡后，杨万里、范成大，陆游、尤袤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也都与禅有种种联系。

明代公安派中坚袁宏道主张抒写性灵，“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。”他自称对禅有独特的见解，“唯禅宗一事，不敢多让。”他的诗以描写山林泉石为主，从中寄托禅的意境，表现得清新流畅。

宋代吴可说：“凡作诗如参禅，须有悟门。”（《藏海诗话》）他说的是写诗，其实读诗亦然。诗词是诗人灵魂悟入外境而后化出意境的产物，以高度集中凝炼的语言蕴含着

多种微妙的感觉，往往打破了惯常的二元逻辑思维方式，充满了直感和知觉。诗到极境便以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”其妙处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像。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这种“可以意冥，难以言状”（皎然《诗式》）的独特性，要求欣赏者在诵读过程中，必须以心灵介入其中，通过高度的直觉，在瞬间领悟其妙谛。实际上古人早已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，“若看破此理，一味妙悟，则径超直造，四无窒碍，古人即我，我即古人也。”（范晞文《对床夜话》卷二）

今人欣赏诗词，譬如读唐诗，浅则一本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深也无外乎于仇兆鳌、钱谦益、浦起龙几家注本中打转。大抵是依照前人的笺注，一字一句皆有出处，津津乐道于引经据典，对仗工稳，从某句某逗中化出等等，至多不过能得其只砖片瓦，而终未见华堂高舍。实是一种舍本逐末、避近趋远的方法。

李商隐诗《锦瑟》字、词毫无难解之处，可它所传达出来的“意味”，却是深奥神秘的，以至于成了类似对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主题的解说而至今未成定论的千古之谜。李商隐之后的诗评家给予它各种不同的解释、但每一种解释都受到一定的诘难，每一种解释都没有公认的结论。苏东坡认为这首诗表达了一种“清和适怨”的情感，朱竹垞、何圻瞻说是“悼亡之作”，汪韩门认为是“假物以自伤”，《西河诗话》说此诗本无解，因而“无人作笺”，又有方文辂说是“伤玄宗而作”，到底如何呢？艰难说。因李诗明明说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诗人本身就有些迷惘，要解释出很明确的意思确为妄然。

希运禅师说：“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著相取镜，皆与道背。”（《莫槃传法心要》）参禅是只从自己清静本心中寻觅菩提，不劳向外求玄；读诗呢？内心独特的悟解与创造便是自家宝藏，开掘这份宝藏实为第一要事。读经万卷，终是口念他人言语，一本《杜诗详注》烂熟于心，世不过是仇兆鳌第二，若能返心内求，由自家心地悟入，便可越度诸子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

佛家说悟，并非一味地空悟，而是有条件有基础的悟。禅宗沿着老子“虚其心”的文化路线，按其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原则，把遥远的天国渡进每个人心中，泯灭了人与佛，现世与涅槃的界限，以取消自我而与天地合一，达到一种永恒的绝对、无限……

诗词欣赏同样如此，要想凭空开悟，得到真谛、妙义，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。第一要着，撇开各家注解阐说，直接面对原作，他人笺疏不免要灌注自己的理解、认识，这些观点看法有的诚然深析透辟、契合作品，有的未免臆测、妄加附会。若从笺注入手，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弊，容易囿于一家之见；甚至以讹传讹。

杜牧《江南春》诗云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说：“千里莺啼，谁人听得？千里绿映红，谁人见得？若作十里，则莺啼绿红之景，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皆在其中矣。”何文焕《历代诗话考索》说：“即作十里，亦未必尽听得着、看得见。江南方广千里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，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之处，故题云《江南春》”。

杨慎的判断是错误的，但包含着“真”的因素。人的眼睛无法看到千里之外，这是事实，但作诗绘画却无需此“真”，杜牧的诗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，是一种缩写，如同咫尺有千里之势的绘画一样。杨慎囿于个人的视听，损害了景物整体的客观性；杜牧冲破了这种束缚，再现了客观事物的整体性。所以杜牧诗失“真”而得真，杨慎求“真”而失真。要成为艺术，必须突破生活的“真”。这是艺术创造的一个精髓所在。

诗词欣赏由原作入手，只须心不外鹜，反复吟咏，用自己的心灵去体味诗境，每一次都会有所新得，这便是佛家“渐修”的过程。在蕴积丰富的基础上灵心一动、豁然开朗，内外明彻，心境契入诗境，“学诗浑似学参禅，竹榻蒲团不计年，直待自家都了得，等闲拈出便超然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一）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若能安心于寂寞、苦心孤诣，水到自然渠成。

“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”（《永嘉证道歌》），这是说森罗万象由一法所印，而一念净心可包容一切，推广到诗词，要求整体和谐，圆融浑成，所谓“作诗之妙，全在意境融切。”（朱承爵《存余堂诗话》）相应地，诗词欣赏也须讲求悟境的完整，从整体把握诗词的神韵，“不知所以，神而自神”（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卷二）。

禅家提倡不立文字，而又不离文字，主张向心而悟，得鱼忘筌、会意忘言；读诗则应不离文字，又能不在文字。就是把文字当作求道的手段，达道之后，文字也就不足为重。要能通过文字观照意境，而又不著文字之相。不可过分揣摩句，以致得形忘神；亦不可机械呆板地强解词句，以能否